

大城市里“小修小补”摊位减少,价格变高

配把钥匙10元,闪送费100多元

相关部门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

阅读提示

随着时代发展,城市里“小修小补”摊位减少,单价也在变高。近日,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专家认为,可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规范与引导业态发展。同时,从业者也应更新理念,提供线上、线下等个性化服务。

本报记者 陶德

“车子轴承坏了,上次没来珠子,今天又特意跑一趟。”3月16日,北京的张大爷为修自行车,路上花了20多分钟。“家门口的修车铺有的关了,有的搬走了,离得最近的这个摊位在两公里外,遇上人多还要排长队。”

“小修小补”关系大民生,为方便居民生活消费,近日,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将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满意清单”,其中包括补齐“一菜一修”,即菜场和日常的配钥匙、修鞋等。那么“小修小补”该如何回归百姓生活?从业者应如何应对?

配把钥匙花费100多元,小摊点销声匿迹给市民带来不便

近日,在北京帮忙带孙子的李阿姨,多处打听后才在穿过好几个街道的一个小区找到配钥匙摊点。“真不好找,以前街边很多,现在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李阿姨的疑问,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社交网络上,类似“求问哪里还有配钥匙的”“新买的裤子长了,去哪裁剪”等帖子不时出现。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副教授于洋在采访中提到,“小修小补”摊点对老百姓的生活便利、幸福感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这一业态的存在不仅有利于打造宜居宜业、人们满意的宜居城市,还能让一座城市更有烟火气。

来自河南平顶山的王师傅,在北京北五环外某小区内开了一家修理铺。他告诉记者,自从自家店铺挂到网上后,他平均每天接到10多个电话,都是询问地点想来配钥匙或

修鞋的。

“前两天有一个顺义的小伙子,因为在住的附近找不着配钥匙的地方,干脆叫了个闪送把钥匙送过来,配好后又闪送回去,本来配把钥匙只要10元,这次光来回的闪送费就花了100多元。”王师傅无奈地笑着说。

除了找不到“小修小补”摊位,还有不少人反映,修补费也越来越高,以前花两三元就能配一把钥匙,现在动辄10多元。采访王师傅时,一位中年男子来找王师傅配钥匙,得知价格是8元后,犹豫了一会儿走了。

王师傅告诉记者,钥匙原材料不值钱,一把简单的钥匙成本可能低至1元,之所以要价高,主要是房租贵。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友浪表示,“小修小补”回归社区不仅能及时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也能帮助弱势群体寻找生计。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社会需求在发生变化,导致摊位减少,进而单价也在变高。

以前一天能挣500元,现在很难挣上300元

给张大爷修自行车的高师傅是南方人,年轻时来到北京,今年已57岁的他,一直在路边摆摊修车、配钥匙。“换过好几个地方,前门、地安门、什刹海附近都干过,有的是因为影响市容被迫搬走,有的是租金太高承担不起,直到找到现在这个街角的免费位置后,才

安定了下来。”

提到“小修小补”摊点越来越少现象,高师傅直言:“年轻人嫌不挣钱,每天又风吹日晒的,不愿意干;年老的人慢慢干不动了,转行做别的去了。”20多年前,与高师傅一起从家乡来北京从事修补生意的有10多人,现在仅有三四人仍“坚守岗位”。

53岁的钟师傅,2002年从重庆来到北京,在奥体东门附近摆摊配钥匙修鞋,2008年搬到现在的摊位——北京某大型商场门口的报亭旁,每月摊位费1000元。

“以前一天下来挣500元基本上轻轻松松的,现在能挣上300元都很难,除了周末有时候生意好一点,平时每天只有二三十单生意,单平均七八元。”钟师傅直言,这也让他萌生退意。

为了避免配钥匙的单一营生模式,增加收入,头脑灵活的王师傅早早地给店铺搭配了洗鞋、修鞋、上门开锁、换锁等业务。60平方米的店铺中,大部分空间被要洗的鞋子占据。“月租金7000元,光靠配钥匙肯定不行,要想点其他办法。”

近两年,网络平台的兴起给“小修小补”摊点提供新商机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王师傅告诉记者,他店铺里的一部分业务来自承接外部服务。“一些网店负责揽业务,实体店负责提供服务,刨去中间差价虽然能赚一些钱,但实体店摊点的盈利空间在无形中进一步挤压了。”

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引导“小修小补”业态发展

既有条件下,如何引导“小修小补”服务回归百姓生活?于洋认为,租金成本是最大阻碍因素,此外,传统的城市治理思路,或者手法手段存在过度清理现象,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其发展。

于洋表示,“小修小补”回归社区生活需要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形成更加灵活、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规范与引导业态发展。“例如,通过税收减免房租减免补贴等方式,减少从业者的经营成本,鼓励他们多开店,同时进行一些免费的行业培训,让行业与时俱进。”

张友浪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在社区或者马路边上划出固定位置、确定固定的摆摊时间,并提供线上或线下服务,方便流动商贩及时做好相关登记。另一方面,从业者本身也要不断更新理念,发展出相对于网购和线下商店有比较优势的个性化服务。

记者了解到,为给“小修小补”留下更多生存空间,有的地方探索打造便民棚,设立规范化便民服务点、便民工坊等。近日,杭州上城区一社区将核酸检测亭改造为修补铺,提供配钥匙、补衣服、理发、磨刀等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表示,建设包括“小修小补”业态在内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应不同于以往的街边自由市场。

“社区可以开辟专门的走廊场所为生活摊点,保证持续性和便利性。同时,配锁、修锁一类的活动,应在社区当地的派出所和社区的居委会进行备案,增强可溯源型的追踪管理,保障安全性。此外,可以采用标准化、评测化方式,以奖代补,盘活业态。”魏翔说。

打工前沿

送外卖与学历何干?

刘小燕

“命运曾把我击倒,但它永远无法把我击败。那么少年你呢,你要止步于此了吗?”这段文字出自清华大学博士生莫明塘发布的短视频。该视频中,莫明塘身穿外卖服,手持学生证,站在清华园门口,满脸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视频发布后,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超过185万的点赞量,有网友赞美他用行动诠释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然而,也有人指责他这是在卖惨赚流量。

莫明塘不得不对此进行回应,一段起伏的人生往事才被揭开。原来,送外卖发生在他考上博士前。由于创业失败后负债上百万元,莫明塘于2021年底注册成外卖骑手来凑学费,缓解经济困难。

“不是清华的人去送外卖,而是送外卖的人上了清华。”正如莫明塘反复强调的,这段故事的重点应该是他为何送外卖,而不是学历这个标签。大多数人没来得及了解事情真相,仅凭着“学历+外卖”的组合,就敏感地质疑甚至指责他浪费学历、卖惨作秀,这何尝不是在自己心中为劳动划分了三六九等。

实际上,莫明塘不仅有清华博士的学历背景,还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窘迫时期,他不仅送过外卖,也在网上卖过英语课。

应该看到,送外卖是这位创业失败的年轻人度过人生低谷的一种方式。遇到困难,他没有气馁、没有逃避,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毅力,想方设法地履约偿还债务,仍不放弃提升自己的学历。这段故事中闪光的,是莫明塘励志的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在年轻人身上并不鲜见。河南郑州,26岁的高帅旗在考研期间遭遇家人患病,为了撑起家庭重担和自己的梦想,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复习,终于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浙江丽水,18岁女孩徐卓勇高考后兼职送外卖体会到了赚钱的辛苦,直言自己变黑了也变“小气”了……

对这些“学历+外卖”故事中的主人公而言,送外卖除了可以获得经济收入,也带有更多个人色彩:有人将它作为精神支撑,有人将它作为“救命稻草”,有人将它作为劳动体验……他们的目的和出发点可能各不相同,但应该看到,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更不意味着他们在这个岗位上就是对学历的浪费。

送外卖无非是一份工作,能够将这份工作做好,得到他人的认可,并体会到劳动带来的快乐与踏实,又何尝不是一种收获?即使未来转投其他行业,过往的经历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沉淀与精神的滋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历不是限制他们的桎梏、刺眼的标签,而是帮助他们打开视野、体验人生的一把钥匙。

那些指责高学历的一线劳动者是浪费学历、卖惨作秀的声音,可以休矣。

38名仓库流水线工人考上大学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近日,记者从唯品会了解到,经过大半年紧张的复习之后,2023年1月,从事仓储物流行业的流水线工人纪君终于拿到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同样通过成人高考圆了大学梦的,还有纪君在流水线上的其他37名同事。

38名唯品会华南仓流水线工人的另一个新身份是大学生。本职工作是质检员、转包员、客服专员等的工人们,在专业上选择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工商管理等相关专业。流水线工人考学并不容易,多名通过成人高考的一线工人表示,工作、家庭、学习需要他们兼顾。相比在学校时单纯的学习环境,他们如今的生活更加复杂,也更迫切地需要良好的学习环境氛围。

纪君认为,在她与同事们考学过程中,仓库中安静的书屋不仅承担着员工图书馆的功能,也是流水线工人们日常的自习室,7年前她因为家庭原因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但心里始终想提升自己,建在仓库流水线旁的80平方米小书屋给了她圆梦大学的力量。



采药材促增收

3月15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上同庄乡中药材种植基地,农户在采收黄芩(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河北省行唐县将中药材产业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中药材种植逐步向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目前,当地中药材种植品种20多个,年产值近2亿元,带动1万多名群众就业增收。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春茶开采忙

3月15日,在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白莲镇小初茶场,茶场员工在挑选摊晒春茶(无人机照片)。

随着气温回暖,多地春茶开采,茶农忙着采摘春茶供应市场。

新华社发(曹正平摄)

本报记者 康迪

本报通讯员 郭咏琪 郭梨鑫 马玉莲 陈华昌

“你们问吧,我边干边说,现在是高峰期……”

采访共享单车调度人马涛师傅的时候,正赶上高峰时段,只能与他边干边聊。两辆三轮摩托就是调度车,一身工作服、三餐四季,天天轮转,这样的生活看似单调乏味,但在兰州大学的榆中校区,却是万千学子每天便捷出行与校园秩序的保证。

一辆单车的重量近15公斤

马涛是该校区共享单车的负责人,校区内千余辆共享单车每日均由马师傅和五六名员工负责调度维修。目前,每天的调度量是600辆左右,有时最多可达1000多辆车,除寒暑假外,他们每天都在工作。同时,也通过后台数据分析,不断调整最契合的调度节奏。

一辆单车的重量近15公斤。常年托举,手臂形成了肌肉记忆。调度单车时,他们会先在后台查看单车聚集的位置,将过量的共享单车搬到三轮车上拉走,然后再根据不同时段的用车需求,投放到相应的地点。调度单车的工作量巨大,早中晚高峰期的教学楼下、食堂宿舍、东西操场、穹顶等都容易造成共享单车的聚集,调度员们必须及时搬

运、摆放车辆,整天连轴转成了他们的常态。“一般从早上六七点开始工作,晚上11点左右结束,之后还需要对故障单车进行检修。”

单车维修是马涛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小小的工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维修工具和零件。他说:“人生,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不会的技术问题通过学习也就慢慢迎刃而解了,从开始到现在不断地积累经验,现在已经没有技术障碍。”

放弃IT公司回归车棚

不说不知道,原来马涛在大学毕业,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还在北京一家IT公司工作过。

2016年,马涛放弃了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回到兰州大学榆中校区,与父亲一起经营起校内唯一的修车铺。

从小时候看着父亲修车,到如今接过了父亲手里的修车工具,马涛一干就是6年多。

2001年,老马师傅带着一家人,来此办

起修车铺。从上中学开始,马涛就时常在修车铺里帮助修车,渐渐地爱上了单车,也爱上了骑行。

“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会感到惋惜吗?”面对这个问题,马涛微笑而答:“我觉得只是选择的不同。北京的工作条件确实诱人,我回到这可以多陪陪父母,另一方面是兴趣使然。单车恰好是我的兴趣所在。”

兰州大学榆中校区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夏官营镇。许多人感觉这里远离市区,但在马涛的眼中,这里宁静、舒心,会有更多时间陪伴父母妻子、教育孩子。“人生,很难定义怎样才算幸福,但有家人陪在身边,大学的氛围又很适合孩子成长。”马涛说。

迎来送往一届又一届学子

“我宽容他们年轻气盛,他们体谅我工作不易,大家相互理解、包容嘛!”每天,1000余辆共享单车频繁使用,乱停乱放的现象也不可避免,但在马涛这里,“抓举”单车的壮汉却

告别北京一家IT公司,转身在校园里做起“车夫”——

每天抓举近千辆共享单车

“修炼”出温柔的面庞。

起初,马涛也常常因为个别学生乱停乱放而忙得焦头烂额,身心疲惫。“因为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可能也和当年的自己一样,为赶时间才慌忙乱停在路边。”

其实,对于乱停乱放可以采取冻结账号、扣费等触发措施,但马涛却不忍心用在同学们身上。小小的车铺维持着庞大的运行系统,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藏着马师傅的喜悦哀乐。从一开始的不解和生气,到现在的宽容,马涛每次都换位思考,再耐心劝导。

在采访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女儿骑着自行车从道路一旁奔过来朝着马涛大喊:“爸爸!”忙碌的马涛,立刻迎上去满心欢喜的应答着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一刻的父女对望,平凡却令人动容。选择不同便遇见不同的人生,校园便是马涛选择。曾经,一家两代人在修车铺里见证了榆中校区的成长,迎来送往一届又一届学子;如今,幼小的生命又诞生在这片土地上,也将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长路。